老妈栽的菊花脑

□南京 魏鲲鹏

半山腰的家,出门便是下山的路。路两旁,邻居们用泡沫箱子种了些花花草草,蜡梅、二月兰、早樱,开得热闹。可在这些花草外面,挨着泡沫箱外围那一溜,全是老妈栽的菊花脑。

这名字起得有趣——菊花脑。初听时觉得怪,就是一种野菊,怎么还和人一样长了“脑”?史书上也没有更科学的解释,后来猜想,大约是掐了那嫩尖尖吃,那一点最鲜最灵的精华,便叫作“脑”了罢。南京人说话软糯,这“脑”(发音láo)字拖得长长的,倒有几分亲昵在里头。

南京的春来得那真叫一个快。前几天看还是隔年的枯梗,几场春雨一浇,暖风一吹,那嫩芽便争先恐后地往外冒。菊花脑这植物,性子野得很,下山的道路土石混杂,它不挑地儿,也不挑肥,给点水分,见到阳光就疯长。没多少日子,沿道已是碧绿碧绿的一蓬蓬、一片片,密密匝匝的。细看去它的叶片羽状裂开,边缘带着细细的锯齿,掐一片叶子,指尖便染了股清凉的香气——那香气也怪,说不清是菊花的苦香,还是薄荷的凉意,混在一起,倒像把整个春天的清气都收在里头了。

老妈年纪大了,睡眠时间短,每天清晨,总早早地起床,拎个小竹篮出门。她掐菊花脑是有讲究的——专拣顶上最嫩的那一截,一掐就断,指甲盖上还沾着青色的汁液。她说,掐了才发,越掐越发。果然,今天掐过的地方,过几天又冒出新杈来,一茬一茬,从春吃到夏。

家里最常做的是菊花脑蛋汤。水烧开了,把淘洗干净的菊花脑嫩叶丢进去,碧绿的叶子在沸水里打个滚儿,立刻变得油亮亮的。这时候把打散的鸡蛋液转着圈淋进去,蛋花瞬间绽开,像一朵朵嫩黄的云。出锅前撒点盐,滴两滴香油——那汤,青是青,黄是黄,清亮亮的,看着就清爽。喝一口,先是微微的苦,不等你皱眉,一股清凉的回甘便漫上来,从舌尖一直润到喉咙底。暑天里喝上一碗,那点烦闷燥热,全给冲得干干净净。

邻居们上下山路过,在院里忙碌的老妈隔着篱笆总要招呼一声:“掐些回去吃啊!”起初人家还客气,后来熟了,便也不拘礼,顺手掐一把。有时候我在房间里,听见外面有人说话:“你家这菊花脑长得真好!”“好什么呀,疯长,你们多掐点,要不都老了。”——这是老妈的声音。再过一会儿,厨房里便传来切菜声,想来是她也掐了一把,准备做汤了。

有一回,北京的朋友来家里做客,看见这一片绿,问是什么。我说是菊花脑,还特意告诉她是南京“七头一脑”野菜体系的代表。她摘一片叶子闻了闻,皱眉说:“这味道,像风油精。”等汤上了桌,先请她尝了一口,然后她却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。临走时,老妈特意挖了一丛带根的,用塑料袋包了给她带走。后来她打电话来说,种在阳台上,没几天就活了,就是长得没山上的好。老妈说,那是自然,山上有露水、有地气,阳台怎么比得了?

可不是嘛,这山道旁的菊花脑,沐着山风,喝着露水,根扎得深,自然长得旺。从春到夏,一茬一茬,掐了又发,发了又掐,仿佛永远也掐不尽。它就这么守着这下山的道路边,滋养着来来往往的人,让这半山腰直至山脚下的人们的平淡日子,充满烟火气。

有时候傍晚回来,沿坡而上,看见夕阳斜照在那片绿上,心里便觉着安稳。所谓家常,大概就是这样吧——有老妈栽的菊花脑,有邻里之间的友善,还有餐桌上那一碗清清凉凉的菊花脑蛋汤。那点清苦之后的回甘,便是生活的滋味了。

花间一壶茶

□江西九江 瞿杨生

桃花盛开的日子,我带着茶上山去了。

桃林在村外的小山坡上。远远望见那片粉霞,人还没到,心先轻快了。走近了,花香扑面。不是浓烈的甜,是淡淡的、若有若无的香。我在林子里转了一圈,最后选定一棵老桃树,枝干虬曲苍劲,花开得恰好。树下有块青石,平平整整。

铺开一方粗布,摆上茶壶、茶杯。动作要慢,我不敢惊扰了这一树的安静。水是出门前烧好、灌在壶里带来的。倒出来时,还温热着,刚好泡茶。等的工夫,我坐下来看花。桃花真是奇怪,一朵朵看,不过是五片薄瓣、几缕细蕊;可满树满枝地开起来,竟能开成一片粉色的烟霞。那烟霞把整个山坡都熏得温柔了。正发着呆,一阵风过,有花瓣飘下来,三五片,悠悠地,恰好落在茶席上,落在杯沿边。我不去拂,就留着它们,权当今日的客。

冲茶,看茶烟袅袅升起,与低垂的花枝缠绕。茶是清淡的绿茶,本就性淡,香不高,味不浓,正好配这一树的素净。第一杯,我不急着喝,先捧在手里,让茶烟和花香在眼前交汇。它们犹如两个久别的故人,轻轻打着招呼,说着只有春天才懂的话。第二杯,风又来了,又有花瓣飘下,有几瓣飘飘扬扬,竟落进了杯中,浮在浅浅的茶汤上。我低头看,那花瓣小小的、粉粉的,宛若一叶扁舟,载着春光。我端起杯,连同那瓣花一起喝下。不是喝花,是喝一口春天。

茶过三巡,味道渐渐淡了。远处隐约传来人语声,隔着一片花海,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。人说是花间一壶酒,我偏要花间一壶茶。

太阳渐渐西沉,该回去了。花依旧开着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知道,这个午后,我曾在一棵老桃树下,喝过一壶茶。那壶茶里,有花瓣,有春风,有整整一个下午的安静。

没有手机的几小时

□新疆库尔勒 樊西峰

到单位楼下,右手自然而然地往口袋一摸:空的,我心里顿时一惊——手机竟忘带了。

我连忙转头往家里赶,一进家门,疯了似的找,茶几上、沙发缝里、餐桌底下、厨房台面上……所有的角落都被我看了个遍,但连个手机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再这样下去就要迟到了,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单位赶。一上午,我整个人都坐立不安,魂不守舍。

每隔几分钟,右手就本能地去摸桌子边缘,找平时用惯了的手机,但每次都落空,心里很不舒服,电脑要是开着,工作还能继续做,可是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,整个人都不舒服,没法专心工作。

最痛苦的时候是去上厕所,平时刷着手机看看消息,几分钟就过去了,但今天不行。只能盯着墙上的砖纹看,久了之后感觉那些砖纹就像老树的年轮一样一圈圈地转着,愈发无聊。

中午外出吃饭也很狼狈。下意识地和老板说着要什么,准备付款时,才发现没带手机。还好一旁的同事帮忙解了围。

终于挨到下班,我无聊地挤进车厢,有人刷着视频乐呵呵地笑,有人盯着消息愁眉苦脸的,一对小情侣脑袋挨着脑袋戴着一副耳机,很是亲密……一路坐到家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小区里孩子疯跑打闹,暖黄的路灯很温柔。

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,像平常一样往沙发上一躺,没有手机刷,算了,决定回卧室换衣服早点休息。此时,手不小心碰到了枕头底下,我就顺手摸了摸,凉凉的、硬硬的,是手机!它好好地待在枕头底下,早上我慌慌张张地没找到。

手机一开,密密麻麻的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蹦出来,几十条。我一条条点进去,大多是群聊闲扯、朋友约饭、商家促销等,真正的急事少之又少。

此时,我才意识到:原来,世界并不会因为我不看几个小时手机就不转了,那些我当是十万火急的事,其实没那么重要。

睡觉前,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,倒扣在床头柜上,整个房间很安静,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、窗外传来的虫鸣声,很温柔、很治愈。

人需要一些时间放下手机。

青石街 1598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百分与一百元

□南京 陆思源

寒假刚到家,没顾得上喘口气,妈妈安排的任务就来了——给上四年级的弟弟进行期末考前辅导。条件是,一天100块酬劳,如果弟弟考到100分,另外还有奖励。

我勉强答应了下来。我之所以不想接这“活”,除了自己的寒假计划被打乱外,也知道这“活”不好“干”,我对弟弟那是太了解了。他生性好动,熟悉的人都叫他“皮猴子”。这样的性格带来的结果就是学习没有定力、不够专注,容易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。第一天辅导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台灯下,弟弟推过来一本摊开的语文练习册,闯入我眼帘的是古诗标题《四时田园杂兴》。这个标题被他赫然写成了“四时田园杂货”。一看,又好气又好笑。

我讲题目他开小差、他开小差我及时拉回,这样的拉锯战持续几天,我和弟弟都适应了辅导与被辅导的角色。直到一个词的出现,这种“平衡”又被打破了。在用“休息”这个词造句时,他居然写了“体息”。

指出错误后,我等着他像往常一样,漫不经心地改过来,但是他没有。他盯着那个错字,看了好一会儿,然后做了一个让我愣住了的举动。他推开本子,从书包里翻出《新华字典》,笨拙地查找起来。找到“休”字页后,他用手指着注解,小声地、一字一顿地念:“休息,人依木而息。”念完,他合上字典,重新拿过本子,在错字旁边,用前所未有的慢速度,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个“休”字。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

第一次,我没有觉得他在浪费我的时间;第一次,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驱动我坐到弟弟身边的,早已不是妈妈的奖励,而是他弄懂一个知识点时骤然明亮的眼睛;是他主动举一反三时带点炫耀的语调;更是那种在看似枯燥的重复中,我与他共同创造了一点真正理解的微小瞬间。我成了他学习路上的同行者,而不仅仅是一个“全知”的指挥者。

期末成绩公布了,弟弟进步很多。母亲递来奖励时,我觉得它比想象中更沉重。

保安小张

□南京 刘跃清

小张是哪里人,我记不大真切了。有人说是山东的,又有人说是河南或是安徽的。

小伙生得高壮,短发剪得利落,一身黑色保安服穿在身上,肩宽腰挺,倒有几分保镖的模样。

他性情好,爱笑。平日里见业主走近,不用人招呼,他早早就起身把小区门打开。若是有订的报纸杂志,放在门卫室里的,他便顺手拿在手里,若你骑电瓶车过来,随手递过去,不需多停一步,也不用往门卫室走,省了不少麻烦。

其实,保安这差事看着清闲,杂事却多如牛毛。谁家搬重物,挪不动,喊一声,得去搭把手;哪户水电出了毛病,帮忙联系维修师傅;有业主车位被人占了,从线上到线下满世界吆喝;小区里常有装修的,若是赶上休息时间还在砸墙,咚咚的声响跟地震似的,邻里投诉,得去劝说;有业主把房子租给些不省事的小年轻,半夜还在狂欢吵闹,得去上门提醒;还有人养宠物不拴绳,随处排泄,得去清理,去劝导;把客厅里的花草摆放楼下接下地气,几天没了踪影,得帮着到处找……这些细碎事,业主找到小张,他都从不推诿,当然不是每件事都办成,但都有个回音。

小张记性好,小区里几百户人家,谁家住几栋几单元几零几,家里有几口人,他大多有数。有时我刚到小区门口,他便笑着招呼:“刚见您爱人和孩子回去了,手里拎着菜。”

有一阵子,我家车位空着,想租出去,便跟小张提了一嘴,让他帮忙留心着点。过几天,他便牵线搭桥,把车位租给了小区里另一户人家。

我加了小张的微信,偶尔看到他发朋友圈,大多是房屋租赁信息,或是他送外卖时拍的路边风景,有时有几句碎碎念,都是萝卜白菜类白开水话,但透着一股认真生活的劲儿。这时,我才知道,他除了当保安,还兼职做房屋中介、送外卖。一天到晚,忙得脚不沾地。

再后来,听其他保安说,小张在宝华买了房子,那地方在南京和句容交界。

小区里很多业主都喜欢小张,平日里谁买了水果,路过门卫时见他在,总会塞给他几个;有时是朋友送的或从老家带来的点心,也要分给他尝尝;我们家一时吃不完的东西,妻子便念叨:“这个给小张送去吧,他很不容易。”记得有一年小张被小区业主评为“最美保安”,那活动好像就搞过一次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小张了,一问,才知道他被一家公司挖走了。那家公司有几位中层住在我们小区,平常看小张做事踏实、细心周到,便邀请他去了那边。

那个嘴角始终有笑意溢出的保安叫张庆峰。他忙碌中面带微笑的样子,大抵就是醉心人间烟火的模样吧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投稿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